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夢溪筆談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錄監生臣鄧洪繼

夢溪筆談　　　　子部十

雜家類三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宋沈括撰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吳縣登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坐議城永樂事謫筠州團練副使後復光禄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潤

州以終夢溪即其晚歲所居地也事蹟附載宋史沈遘傳中祝穆方輿勝覽曰沈存中宅在潤州朱方門外存中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無外者為言京口山川之勝郡人有地求售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過京口登所買地即夢中所遊處遂築室焉名曰夢溪是書蓋其閒居是地時作也凡分十七門曰

故事曰辨証曰樂律曰象數曰人事曰官政曰權智曰藝文曰書畫曰技藝曰器用曰神奇曰異事曰謬誤曰譏謔曰雜志曰樂議共二十六卷又有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舊本別行近時馬氏刻本始合之而重編補筆談為三卷續筆談十有一條附於末其序有曰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如補第二卷後十

件之類似非後人所得而犂其為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校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既然矣次則廊屋為廡梓榆為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豈謂是乎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而以補九卷之人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件大抵皆權智

當補十三卷而以補十五卷之藝文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又云通考筆談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畧則二十卷分併不恒有如此者吾所以攷筆為之云云今案宋史藝文志顛倒舛訛觸目皆是其二十五卷之說原可置之不論至通志二十卷之說則疑

括初本實三十卷鄭樵據以著録因輾轉傳刻闕其一筆故誤三為二其後勒著定本定為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湯修年據以校刻頗為完善遂相承至今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則乾道本原未載或稿本流傳藏弃者欲為散附各卷逐條標識其所據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七卷三十卷之目實非括之所自題分類頗舛固不足異也然

傳刻古書當闕所疑故今仍用原本以存其舊而附訂其舛異如右括在北宋學問最為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鍾律尤所究心趙與旹賓退録議其積罍一條文字有誤王得臣麈史議其算古栢一條議論太拘小疎失要不足以為累至月如銀丸粉塗其半之說朱子語録取之蒲盧即蒲葦之說朱子中庸章句取之其他亦多為諸書所援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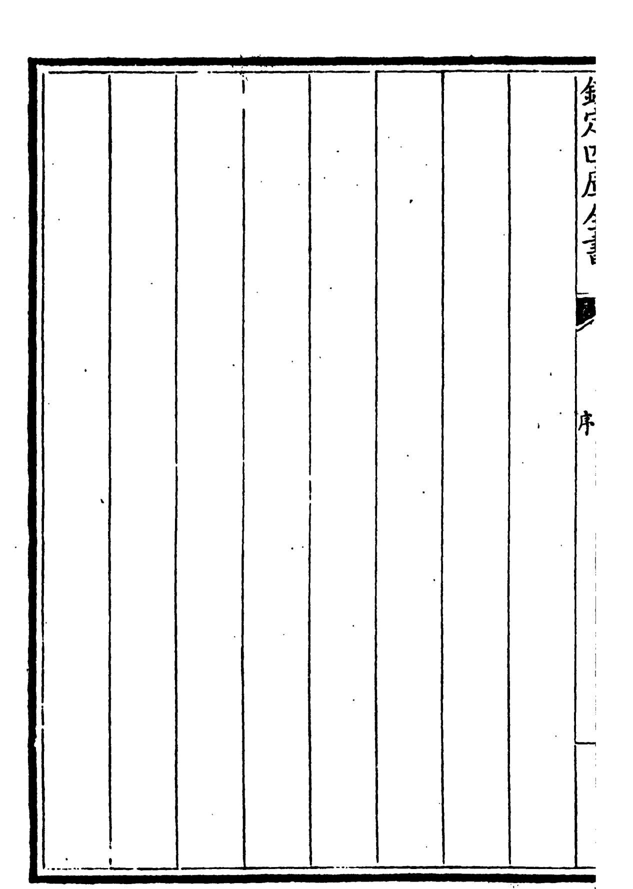
湯修年跋稱其目見耳聞皆有補於世非他雜志之比勘驗斯編知非溢美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夢溪筆談序

予退處林下深居絶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聖謨國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毁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録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者其間不能無闕謬以之為言則甚卑以予為無意於言可也



夢溪筆談卷一

宋 沈括 撰

故事一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宫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宫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

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册祝皆曰取其月

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廟謂之奏告餘皆謂

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寳九載乃下

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宫宜稱朝獻太廟

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謂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

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内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

後曲蓋謂之筤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筤皆繡亦有銷

金者即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别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

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

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窻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宫嬪自窻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宫别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内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歷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堦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

多用靴簡章子厚為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為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鞢韄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靿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霑帶衣所垂鞢韄蓋欲佩帶弓劍帉帨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鞢韄而猶存

其環環所以銜鞢韄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三環為節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褒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為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

四脚盖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為虚設

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曽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人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語詔皆冩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

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録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相以次向下樞密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别

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於堦上百官拜於堦下而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强據之者予為學士時目覩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

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黄塗之甞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黄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黄蓋用之有素矣

予為鄜延經畧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盖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

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燕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隷門下省故事乃隷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

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闢仗箭邊防法也熈寧中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

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册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舊翰林院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内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虚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敕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

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勑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氊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氊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此

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為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為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荊公以初覆

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别取一人為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為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為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宫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始歐陽永叔黄鑑輩皆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歩行學士

嘉祐中於崇文館置編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堂舍無官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文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為之上御後殿則

執撾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予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劉昫右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右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賛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

聞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
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
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
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
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
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黄紙書
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
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

不印此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右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

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銅鑄而已

夢溪筆談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夢溪筆談卷二

宋　沈括　撰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歷中葉道卿為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勑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為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初除閤門取旨間有叙學士

者然不為定例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為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

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奬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為節度使遂為定制諸宗子以千縑謝約約辭不敢受予與刁親舊刁甞出表藁以示予

大理法官皆親節一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檢書一人録事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賜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耆舊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黲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

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為直官如許敬宗為直記室是也國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

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導告喝國朝之制在禁中惟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閽吏以梃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盖打杖子者繫臨

時指揮執絳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唯乘紫絲暖座後人隊長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制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

不可考唯顔真卿與右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今録于此以備闕文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

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請止
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夢溪筆談卷二

夢溪筆談卷三

宋 沈括 撰

辨證一

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

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杖鎧冑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筭家謂之格術如人搖

艣臯為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景隨鳶而移或中間為窻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窻隙中樓塔之影中門為窻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窻隙艣臯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摇艣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離鏡一二寸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菽着

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豈特物為然人亦如是中間不為物礙者鮮矣小則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則以已為物認物為已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酉陽雜俎謂海翻則招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窻隙則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

王所惡也盖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勑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為無義喪服但有曽祖齊衰六月遠曽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曽祖曽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曽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曽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曽孫也雖百世

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為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於九傍殺至於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為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絶道也

舊傳黄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於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

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謻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謻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謻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畧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灨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

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瀩上即漳湏合流漳州予未曽目見鄣郡即西江合流亳漳則漳渦合流雲夢則漳鄖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螮蝀數十里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

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于合處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

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尭梢梢音消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為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盖無鹹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鹵脉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子至延州

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蟲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合驛馬湴河之目人多不曉湴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駞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

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謂之流沙

澁字書亦作澀㴸澁反按古文澀深泥也術書有澁河

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

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間葉間微白

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招

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

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即今菖蒲是

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祭禮有腥燖熟三獻舊說以為腥燖備太古中古之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為無知則不仁以之為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為仁不可食之腥燖所以為智又一說腥燖以鬼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燖此雖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世以玄為淺黑色璊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

羽是也故謂之玄烏熙寧中京師貴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皂相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音門）稷之璊色者謂之穈（穈字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有穈有芑今秦人音穈聲之訛也）穈色在朱黃之間似乎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璊色名也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喻之也猶鴘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喻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

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
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
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為非者盖未識真鋼耳予出使
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麪
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
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
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
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

煉之不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觽觽解結錐也芄蘭生英支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果茅音草茅之茅以予觀之此所謂芧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芧者芧音序此文相近之誤也

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姚思廉字簡之蘇

臺陸元明薛莊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盖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玄齡孔頴達字頴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籖名從曰從九唐書乃從曰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盖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玄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

後乃為學士似為學士時方更名耳

唐貞觀中勑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脁詩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為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製酒法較之每麤米一斛釀酒成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過成

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記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煑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

性趣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於西壁以其生者之處奥也即主祀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戶西謂之扆設扆於

此左戶右牖戶牖之間謂之扆坐于戶西即當扆而坐也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用室中之禮也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亦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為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及韓渥云窻裏日光飛

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

蒲盧說者以為蜾蠃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盧也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予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

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

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
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
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體然君基臣基民基避
唐明帝諱改為棊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人有方璵者其高祖方虔為
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為吳人所
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為寧國人璵有
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劄皆精善教稱

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吴王内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内已亡没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僣即偽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吴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夢溪筆談卷三

夢溪筆談卷四

宋 沈括 撰

辨證二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淜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

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後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

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厎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踈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予按疏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疏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講地誌

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爲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爲沭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爲實錄謾誌於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贛榆既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爲之耳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甎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

無雜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荆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

杜預之説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
臺故基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
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琮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
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溪皆誤説也左傳實
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
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
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
許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二年公子比為亂使觀從從

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訃以乾谿靈王實縊於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之守郡謂之建麾盖用顔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

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揮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勖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

易獘所以備不虞也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者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

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一銖參乃古絫字恐相傳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為劒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為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

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為劒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盖小説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皆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

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雲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長沙監利景陵等縣

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

夢已作文矣此古本之為允也

乾隆御覽之寶

夢溪筆談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夢溪筆談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錄監生臣鄧洪繼

夢溪筆談卷五

宋 沈括 撰

樂律一

周禮凡樂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若樂八變即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黄鍾為宮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聲之髙下列為五等

以宫商角徵羽名之爲之主者曰宫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爲宫則黄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强謂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爲宫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黄鍾此祀天神之音云爾非謂能易羽以爲角也函鍾爲宫則太蔟徵聲也樂有用太蔟者

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爾非謂能易羽以為徵也黃鍾為宮則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求人鬼之音云爾非謂能變均外間聲以為羽也應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世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絃越席大羹明酒所以交於冥漠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蔟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

生角故商為中聲降興上下之神虛其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廟之樂宮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徵羽相次者人樂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世樂之叙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樂之叙也何以知宮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呂次叙知之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太蔟又次應鍾最短此其叙也圜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叙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

不用金耳其餘悉用此叙天地之叙也何以知其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以律吕次叙知之也黄鍾最長太蔟次長圜鍾又次姑洗又次函鍾又次南吕最短此其叙也

此四音之叙也

天之氣始于子故先以黄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吕幽陰之氣鍾於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黄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天之氣始於十一月至于正月萬物萌動地功見處

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為角天以太蔟為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為羽地以姑洗為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焉故南吕以為羽圜丘樂雖以圜鍾為宮而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方澤樂雖以函鍾為宮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蓋圜丘之樂始于黃鍾方澤之樂始于太蔟也天地之樂止是世樂黃鍾一均耳以此黃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方澤樂而已唯圜鍾一律不在均內天功畢于三月則宮聲自合在徵之後羽之前正當用夾鍾也二樂何以專用黃鍾一均蓋黃鍾正均也樂之全體非十一均之類也故漢志自黃鍾為宮則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他律雖當其月為

宮則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其均起十一月終于八月統一歲之事也他均則各主一月而已古樂有下徵調沈休文宋書曰下徵調法黃鍾為宮南呂為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徵變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謂南呂本黃鍾之羽變為丁徵之商皆以黃鍾為主而已　此天地相與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魄稍出于東方也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唯羽聲獨遠于他均者世樂始于十一月終于八

月者天地歲事之一終也鬼道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也人鬼盡十二律為義則始于黄鍾終于應鍾以宫商角徵羽為叙則始于宫聲自當以黄鍾為宫也天神始于黄鍾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為叙則宫聲當在太蔟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圜鍾為宫也地祇始于太蔟終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為叙則宫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吕羽之前中

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為宮也天神用圜鍾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夾鍾而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之也不曰林鍾曰函鍾者以天道言之也黃鍾無異名人道也此三律為宮次叙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常在夜故卯為昏明之交當其中間晝夜夾之故謂之夾鍾黃鍾一變為林鍾再變為太蔟三變南呂四變姑洗五變應鍾六變蕤賓七變大呂八變夷則九變夾鍾函鍾一變為太蔟再變為南呂三變姑洗四變應鍾五變蕤賓六變大呂七變夷則八變夾鍾也圜鍾一

變為無射再變為中呂三變為黄鍾清宫四變合至林鍾林鍾無清宫至太蔟清宫為四變五變合至南呂南呂無清宫直至大呂清宫為五變六變合至夷則夷則無清宫直至夾鍾清宫為六變也十二律黄鍾大呂太蔟夾鍾四律有清宫總謂之十六律自姑洗至應鍾八律皆無清宫但處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為難知盖不深索之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宫商角徵羽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者四者以黄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鍾者

六律三曰鍾三曰吕夾鍾林鍾應鍾大吕中吕南吕鍾與吕常相間常相對六律之間復自有隂陽者納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為陽紀寅午戌亥卯未為隂紀亥卯未曰夾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隂也黄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應鍾隂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吕中吕南吕隂中之陽也吕助也能時出而助陽也故皆謂之吕

漢志隂陽相生自黄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八八為伍

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賔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為伍之說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賔清宫生大呂清宫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隂律隂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隂律隂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隂陽至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蕤賔陽

常為主陰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於中宮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子午為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

不知此乃求律吕長短體算立成法耳别有何義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㯶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鄰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脛廟也

吾聞羯鼓録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

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㫖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絶今樂部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

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建昌宫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𦈢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

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

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製數十曲令

士卒歌吟之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

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黄河直北流

其二天威卷地過黄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横山

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

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鴈歸鴈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乾吃根勿反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録所謂渾脱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

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髙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

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宫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轉展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為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

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以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

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纒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為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

及陽關擣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塡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其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噍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為煩數耳唐獨異志云唐

承隋亂樂簴散亡獨無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以補樂簴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閒故考工記磬氏為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為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為宮徵嗣真必嘗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為之說既云裁為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
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
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
也法月律為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
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
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
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

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凉府節度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凉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樓楣上有唐人横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

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戛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為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

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宣于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曽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為陽阿薤露又為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甚矣故

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
者名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
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
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
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
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沿漢
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
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

則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

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於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於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而終于坤納音始于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鐘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八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

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此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自

子至于巳為陽故自黄鍾至於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隂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叙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吕陽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為一紀也

今太常鍾鎛皆於甬本為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㨾地得一古鍾匾而短其板長㡬半寸大畧制度如鳬氏所載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

鍾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横括挂之横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甬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礙横括以其横括所在也則以衡之義也横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鍾鎛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者乃欲礙横括似有所因彼衡甬具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横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横括以其可旋而有

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則鍾實其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定繫者安能常當其處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予羣從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為之傳敘其事甚詳有抛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拾繡毬堪恨隋家幾

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抛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記韓皐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凌毋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

所命相附為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箎便易持李善注箎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箎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箎管也

古人謂樂之管為箎故潘岳笙賦云修箎内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箎者餘器多裁衆箎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箎五音皆具當箎之上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製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

掌教羌篴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横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篴不應有

五孔則子春之説亦未為然今三禮圖畫篴亦横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嘗見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塜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紋石為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陽冰篆數十字其畧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為此

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録云瓊管多烏構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即呿陀也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

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夢溪筆談卷五

夢溪筆談卷六

宋 沈括 撰

樂律二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宫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内黄鍾太蔟林鍾宫聲

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宫乃以宫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懐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

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人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

蕤賔一律都無内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賔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畧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宫却是古夾鍾宫南呂宫乃古林鍾宫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宫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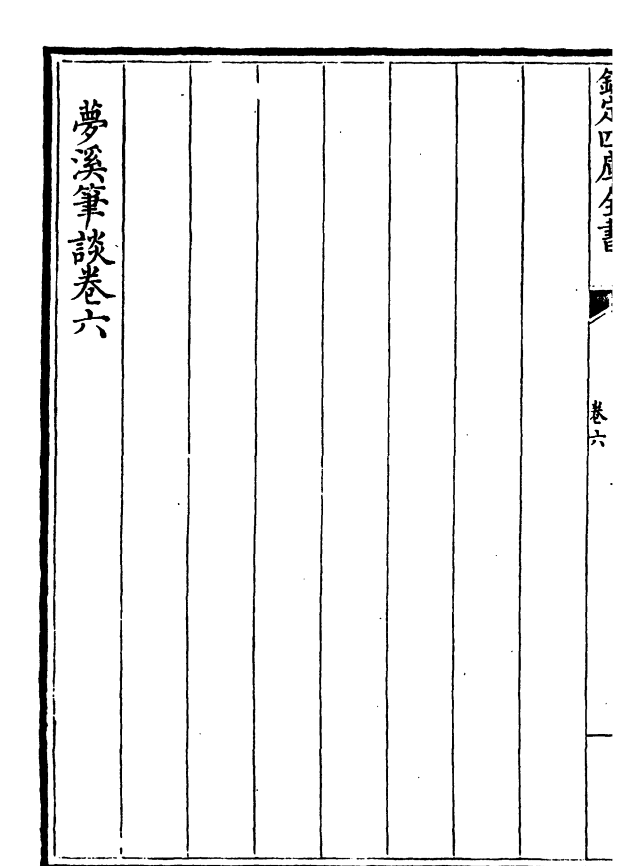
十二律并清宫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黄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蔟之間下四字近太蔟

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凡字為黃鍾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字為太蔟清高五字為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鐘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

有黄鍾之簴有大吕之簴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之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為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

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為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夢溪筆談卷六